

Shizhangqianjin  
坐怀不乱·著

> Aishang \* wo <

市长千金<sup>LOVE</sup>爱上我

河北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长千金爱上我/坐怀不乱著.-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81097-216-1

I.市… II.坐…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84537号

## 市长千金爱上我

---

作 者:坐怀不乱

责任编辑:习 毅

特约编辑:余 慧

封面绘图:张晓雨

装帧设计:天迪·刘婷瑜

责任印制:蔡进建

出 版:河北大学出版社(河北省保定市五四东路180号)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70×970毫米 1/16

字 数:220千字

印 张:15.75

版 次: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097-216-1/I·200

定 价:23.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目 录

>>> Contents

## \* 第一章 江边邂逅 >>> 01

黄楚自己爬了上来，双手哆哆嗦嗦地把T恤给脱下来，双手抓住两端使劲地拧干里面的水后又赶忙套上，这时他才转过身准备对帮助他的人说声谢谢。对方抬起头来，黄楚看到她的五官，呆住。

## \* 第二章 丑丑苹果 >>> 21

“好看吧？”白雪可爱地在屋子里转了个圈，满头小辫也跟着飞扬起来。

“凑合。”黄楚不屑地转过头，然后又偷偷地瞄一眼，又一眼……好几眼。

“哼，没品味的家伙。”白雪皱起小鼻子。

“上帝教育他的信徒不可说假话，我不能为了你背弃我的信仰，所以，请原谅我实话实说。”

## \* 第三章 冰火组合 >>> 39

“小姐，你好。我的表忘在家里了，能告诉我现在几点了吗？我赶时间。”

美女冷淡地回答：“两点半。”

黄楚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看了看，惊呼道：“天啊，我的也是两点半，你说咱们是不是太有缘了？”

扑哧，美女笑了，瞬间春暖花开。

## \* 第四章 为爱疯狂 >>> 60

幸运的是黄楚和白雪是被尖叫声和掌声送下台的，黄楚担心的丢转头事件并没有发生，看来现在的大学生素质提高了不少。当然，你也可以这么认为——品味越来越差。

## \* 第五章 冰山入侵 >>> 76

黄楚再次确定童年时听的那首歌是多么富有哲理：女人是老虎。要么吃人，要么咬人，再不，就是气人。没有一个例外。



★ 第六章 情敌出现 >>>

096

黄楚看着对面的男人，心里很不爽。他这辈子最讨厌两种人，一种是长得比他帅的，另一种就是比他有钱的。对面这个男人无疑是两者的结合体。

★ 第七章 争夺爱情 >>>

123

白雪俏生生地站在那儿看着台上的黄楚，她在笑，眼泪却流了出来。黄楚今天才知道，有些女孩儿可以笑着流泪，笑容很美，泪水也很美。泪水从脸颊滑过，落在地面，也落入黄楚的心里，酸酸的，却又甜甜的。

★ 第八章 雪儿情话 >>>

164

丑丑，刚才妈妈问我是不是喜欢你，我毫不犹豫地就回答是。你如果醒着的话，一定会哈哈大笑几声，然后自恋地说那是你被我昨天晚上英勇的表现征服了……

★ 第九章 一起吃苦 >>>

195

大街上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一个英俊的男人背着一个天使般可爱的女孩走在大街上，不断地有人投来羡慕的目光，嗯，看得出来，中间应该还夹杂着一丝嫉妒。毕竟，不是每个男人都有机会背到这么漂亮的女孩，也并不是每个漂亮的女孩都有我这么帅气的男人背着逛街。而且，你不觉得这画面很浪漫，很唯美吗？

★ 第十章 异国寻爱 >>>

215

他叫黄楚，来自神秘的东方，那个以龙为象征的国家——中国。为了寻找自己的白雪公主，他飘洋过海来到美国，人生地不熟，又不知道那个美丽公主的地址，竟然在纽约最热闹的时代广场拉起十米横幅寻爱……



棍不可。本来黄楚想随便在哪个兄弟的床上挤一晚第二天再去买新的，不知道于炜炜怎么知道了这件事，立即把自己的被子给黄楚抱来了，晚上自己去和宿友挤了一晚，第二天又去买了一床新的。黄楚感动地搂着于炜炜亲了半天，要不是有人敲门他当时在寝室的床上就把这个全身心爱她的小女孩儿给吃了——难道这就是男人的报恩方法？

王钟知道黄楚和于炜炜分手后冲过来就往黄楚脸上招呼了一拳，黄楚的眼睛立即就肿了，开始流水。黄楚也火了，吼道：“我TM分手关你屁事！”也冲过去往王钟脸上揍了一拳，把王钟的眼镜给打掉了。

“我TMD就看不惯你，就他妈想揍你。黄楚，你别以为你在学校很牛X就能这样对爱你的人，你有没有良心啊？”王钟说话的同时一个凳子砸了过去。

两人打这一场架的后果是黄楚头上多了两条口子，眼睛肿了，王钟头上多了一个大包，眼镜碎了鼻子流血了，凳子碎了五张，两人共同赔款二百五十元人民币。也把两人打成了知心朋友，因为两人都是学生干部，系里怕传出去影响不好，只是做了口头警告处分。

事后王钟搂着黄楚的肩膀问道：“你小子，打架怎么这么拼命？”

“你打得那么卖力，我只是不想吃亏。”黄楚摸了摸脸上的口子狠狠地答道。

两人同时大笑起来。

这是一家河南面馆，生意非常红火，屋里屋外摆了几十张桌子，还有很多人在旁边等位子，黄楚和王钟就坐在这家面馆的一个角落里。

王钟并不像人们说的“山东大汉”那般长得彪悍壮实，相反他还有点瘦，可给人的感觉却很结实。人长得非常黑，同学常笑他说只看到眼珠在转，却看不到面部表情。穿着一套黑色西装，白色衬衣，打着领带，一看就知道是做业务的。

两人又碰了一杯后，王钟关心地看着黄楚说道：“老六，你怎么这么憔悴？刚才你喊我时我怎么也不敢相信那个人就是你。想当年你在学校是多么地意气风发呀，现在怎么了？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黄楚沉默了一会儿，把最近发生的事慢慢地讲了一遍。

“TMD，张静那个贱人在哪儿？我去砍了她！”王钟“砰”一声拍了一巴掌桌子，拉着黄楚就要往外走。

“老大，你坐下。”黄楚使劲地把王钟又给按回凳子上，“我们凭什么要砍她？老大，其实我现在也想开了，她的选择是对的，我一无所有，凭什么抓着人家不放呀？



迎客的女人一左一右给拖进去了。

既然当了婊子也就没再想立什么贞节牌坊，黄楚主动上去问价。他知道王钟是从山东来的，不懂白话，他虽然也只是会点儿皮毛，但是最基本的日常交流砍价还能对付。

王钟在一旁不满地嚷嚷：“他妈的，找小姐都语言不通。”

去了超市才知道物价贵，去了妓院才知道找小姐是按小时收费。黄楚正准备发挥他卓越的口才砍价时，服务台小姐温柔地递过来一张牌子。上面明码标价，中国的、美国的、日本的、韩国的、意大利的、甚至还有黑人，各有价位，都是按小时收费。黄楚尴尬地笑笑，把牌子递给王钟，王钟正准备伸手接时，手却被人扣住了。

“都不许动，检查。”一声大吼，然后冲进来一大群身穿警服的人。屋子里立即乱成一团，黄楚蒙在那儿了：“难道碰上了严打？”

黄楚、王钟还有一群已经嫖过的或正在脱衣服的还在考虑选择哪个国家的几十个男人都被押回警局，然后被分开审问。审问黄楚的是一个三十多岁带着眼镜的男警察，看起来比较和蔼。

“刚进去？那不正要嫖吗？证明以前也是个惯犯。”警察收起笑容威严地说道。

“大哥，我以前没嫖过。我告诉你吧，其实我是个作家，正在构思一部反映小姐生活的小说，我过去是想找点灵感，并不是想去找小姐。你看我这样儿，用得着去掏钱找小姐吗？都是小姐掏钱找我。啊，不是，我太紧张说错话了大哥，其实，我还是第一次去这种地方。你就饶我一次吧，我求求你了。”黄楚大脑乱得一塌糊涂，嘴巴完全是下意识地活动着。他实在没想到会搞成这样，人家嫖了几十年都没事，自己刚进去就被抓。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还没嫖就要受罚。

“作家？写小说？找灵感？你继续掰吧，我听着。哈哈，我抓的嫖客没有一百也有八十，还是头一次听到有人用这个借口的。小伙子还真有你的，年轻人呀，脑子就是好使，这都被你想到了。”警察哈哈大笑起来，其他正在审问嫖客的警察听到他的笑声都转过来回他笑什么，他把黄楚嫖妓的理由给讲了，然后整个警察局都是笑声。连那些低头接受审问的嫖客都笑着向他竖起了大拇指，其中包括王钟。

那一刻，黄楚在想为何当时掉进珠江自己要爬起来呢？

这时，黄楚的手机响了，黄楚的东西都被搜出来放在桌子上。所以，手机响了他一眼就看到了。

“大哥，我能不能接个电话？”黄楚漫不经心地问着，他本来不想问的，因为他

知道警察肯定不会让他接，自己是来受审的，不是来当客人的。

“行，就凭你能想出那个理由，我就给你破次例。”警察说着把手机给黄楚递了过来。

黄楚硬是愣了半天才伸手接了过去。

“喂，哪位？”是个陌生号码，所以黄楚问他是谁。

“黄楚，猜猜我是谁？”话筒里传来悦耳的女声，声音有点熟悉，可黄楚怎么也想不起来是谁。

“我现在忙着呢，没时间猜你是谁。有什么事吗？”黄楚现在烦得都想撞墙，哪儿有心情去玩这种小女孩的游戏。

“真没意思，我是苹果，你哪儿呢？”

“苹果？什么苹果？”黄楚一下没反应过来，自己好像不认识什么苹果，该不会是对方打错了吧？可她知道我的名字呀。

“你这个该死的色狼（黄楚心想这都被你看穿了。）连我都不记得了，就是在珠江救你的那个美女。”对方的声音有点儿微嗔，像是对情人撒娇似的。

“哦，记得记得。我这人凡是见过的美女都忘不了，说吧，什么事，我现在忙着呢。”

“忙什么呢？这么晚了不会还在加班吧？还是在外面花天酒地呢？才分手几天你就……”话筒里传来苹果唠唠叨叨的声音。

“我TMD在警察局呢。”黄楚生气地打断苹果的话。

“警察局？你在警察局干什么？”苹果诧异地问道。

“晚上闲着没事过来串串门。”

“行了，你别闹了，到底怎么回事？”苹果的声音有点焦急，黄楚突然觉得有点感动，毕竟，还是有人关心自己的。

“我涉嫌嫖妓。”黄楚憋了半天，一不小心就实话实说了。

“嫖妓？”苹果在那边再次尖叫，黄楚连忙把话筒拿的离耳朵远远的。

“你嫖了没有？”

“没有，其实是这样的，今天我一同学从山东过来，吃完饭他要找小姐，在这边地方不熟悉，我正好听同事说过有这么一个地方，就准备把他送过去之后我再回家睡觉，谁知道我们刚进去警察就来了……”黄楚在心里暗暗说道，老大，对不起了。

“你在哪个分局？”





“天河。”

苹果沉默了一会儿：“你把电话给一个警察。”苹果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话就不吭声了。

黄楚疑惑地把手机递给面前那个审问他的警察，警察接过他的电话也是莫名其妙，听了什么后拿起电话向警察局里间走去，走时还莫名其妙地对着黄楚笑了笑，是那么真诚。

不一会儿，那警察又回来了，把手机还给黄楚说道：“小伙子，把你的东西都收起来跟我走吧。”

“去哪儿？”

“带你去见一个人。”

黄楚收拾好桌子上的东西，跟着他就向里面走去。

警察局里间都是一些领导的办公室，那个警察领着黄楚在一间牌子上写着“副局长办公室”的房间前停下来，轻轻地敲了敲门。

“进来。”里面传来男人浑厚的声音。

“请进。”带领黄楚的警察打开门，身子侧向一边请黄楚先进去。

黄楚受宠若惊地说声“谢谢”，踏进了这间豪华的办公室。沙发上坐着一个中年男人，看来四十多岁的样子，皮肤很白，也很胖，个头不高，典型的官员形象。

旁边的警察说道：“陈局，黄楚我给你请来了，你们慢聊。”说着拍拍黄楚的肩膀出去了。

陈局正坐在茶几旁边泡功夫茶，这时刚刚完成最后一道工序，哈哈笑着站起身向黄楚伸出手：“黄楚，来，坐！别客气，咱们都是自己人。”

黄楚也笑着伸出手：“陈局你太客气了，这么晚了打扰你，真是不好意思。”黄楚嘴上说着，心里却像有千百只蚂蚁在爬一样。为何这个陈局要见他？自己只不过是普通的打工仔而已，现在更是个无业游民，祖宗三代都没有当过官的，身边朋友也都是布衣出身。平时这种局长级的人物自己连见一面都很难，现在竟然拉着自己的手说和自己是一家人。

“来，小伙子，喝杯茶。”陈局胖乎乎的手端着一个瓷器杯子递给黄楚，然后自己才端起一杯眯着眼睛品了一口，嘴里啧啧有声。

“不知陈局找我有何事？”黄楚喝了一口茶后忍不住问道。

“哈哈，小伙子，你急什么，我们相识也是有缘，大家交个朋友，没事时来我这



儿坐坐不行吗？小伙子多大了？”

“二十三。”

“真是年轻有为呀，我年纪比你大得多，如果你不见外的话就叫我陈叔吧。”

黄楚被陈局长那句“年轻有为”给说得满脸通红，憋了半天才喊道“陈……叔。”

“嗯，好，小伙子不错，真是一表人才。以后没事时来陈叔这儿坐坐，有什么困难找陈叔，陈叔能办的一定给你办了。这是我的手机号码，你记一下。”陈局说着递给黄楚一张名片，上面只有一个名字和一个电话号码，黄楚现在才知道陈局长本名叫陈涛。

“谢谢你，陈叔。”黄楚感激地说。别人说的是真的，咱确实得感激人家，就算他说的是假的，咱也得配合着演戏不是？现在自己的小命还掌握在人家手里呢！别说叫一声“陈叔”，就是叫“陈爷爷”黄楚也认了。

“哈哈，你看你又见外了不是？说了咱们是一家人，不要那么客气。好了，我知道你们年轻人晚上活动多，陈叔也不留你了。你还有一个朋友一起来的吧？你们可以走了。”陈涛喝着茶说道。

“我们可以走了？”黄楚激动地问。

“怎么？不愿意走了？我们这可不吃住哦。”陈涛看着黄楚笑着开玩笑。

“不不……陈叔，我想问你个问题，我为什么可以走了？”

“你又没犯什么错为什么不能走？”

“我……谢谢你了陈叔。”黄楚这次说的话倒是发自内心的，不管别人出自什么目的，毕竟自己可以离开了。重要的是不用罚钱，也不会档案上记上嫖妓被抓这恐怖的一笔，要不然他以后也不用找工作了，去G市最繁华的天河城去擦皮鞋得了。



1

今天是星期天,黄楚早早地就起了床,刷牙洗脸,换上唯一的一套西装,并打上领带。自己在镜子前转了两圈,感觉不错,就是皮鞋脏了点儿,好久没擦了。他找到鞋刷跑到水龙头前沾上水三两下就把鞋擦得水光发亮。再次跑到镜子前照照,嗯,一表人才,这是黄楚对自己的评价。

黄楚今天准备去人才市场找工作,从原来那个公司领回来的一点钱交了本月的房租、水费、电费后已所剩无几,已经毕业一年了,也不好意思再向家里要钱,并且他的家庭条件并不富裕,只得自力更生了。

南方人才市场是这个城市最大的人才交流市场,整幢大楼座落在G市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可见其财大气粗。人才不一定是金钱,但经营人才一定赚钱。

黄楚到时门口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可见中国人才储备之丰富,墙上有当天招聘单位的海报,并且上面标示着进门的条件:

- 1、海归人才、博士研究生凭证免费
- 2、本科学历、大专学历凭证十元
- 3、大专以下学历禁止入内

黄楚掏钱买了票自觉地在—列队伍后面排队,九点钟—到,人群轰—下开始往里挤,黄楚却赶紧从队伍中间钻了出来,他怕挤脏了他笔挺的西装,先进去又不会有奖拿,何必急这一

时,还不如保持好仪表给用人单位加点印象分。

黄楚原来从事的是广告行业,在外面招聘海报前他就看过,今天招聘单位里面只有两家广告公司,招聘策划的名额也只有两名,黄楚看看招聘现场涌动的人群,舔了下嘴唇,百分之二的机会,拼了。

黄楚到一家叫做百佳广告创意有限公司的招聘摊位前排队,那儿已经等了七八个人了,负责招聘的是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年轻的女孩。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况且那女孩长得不错,中年男人应该开心才对,可他却一幅苦大深仇的样子,脸色严肃地问出一个又一个刁钻的问题。他面前坐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看起来刚刚毕业不久,还有点紧张,双手不停地在裤腿上擦拭手汗。从开始到结束总共不到三分钟,第一个面试者就结束了,在年轻人转身离去的时候,中年男人在年轻人的简历上用笔重重地画了一个叉。

半个小时后,轮到黄楚了,他恭敬地递上简历,朝着两位主教官卑微地微笑。

“请坐。”中年男人专心地看黄楚递上去的简历,没有抬头看黄楚一眼,旁边的年轻女孩微笑着对黄楚摆了个请的手势。

“谢谢。”黄楚把脸部肌肉拉到自己最满意的弧度,向女孩展现自己迷人的笑容。虽然知道这个女孩可能只是秘书一类的职务,不会有决定他去留的权力,可黄楚不愿意失去任何一点机会。细节决定成败,黄楚了解这句话的真谛。

“为何离开原来的公司?”中年男人突然发问让黄楚有点措手不及。

“为何离开?”黄楚苦涩地笑了笑,因为经理想把自己的情妇安排进去,然后自己被炒了,这个答案能说吗?

“我能不回答这个问题吗?说实话会让人怀疑我的动机,说假话我又觉得委屈。”黄楚对自己这道题的回答非常不满意,可却是他唯一能给出的答案。

中年男人面无表情地点点头:“工作几年了?”

“一年。”

“我们公司要求工作经历三年以上的,你参加工作时间太短了。”

“工作时间的长短并不能决定能力的高低,我在工作的一年内刻苦认真,做了多个创意性的方案,深得客户的好评,市场反映也不错。请看,这是我的成案。”黄楚说着递上自己准备好的资料。

中年男人随手翻了几页,说道:“先把你的简历留在这儿吧,如果我们有进一步的意向三天内会电话通知。”说完就要在黄楚的简历上作评语。





“请等等。”黄楚笑着打断中年男人的动作，“我想……我不适合贵公司，请把我的简历还给我好吗？”

所有的人都诧异地看着这个主动要回自己简历的男孩，负责招聘的中年男人和女孩也不例外。

“可以。”中年男人把黄楚的简历递了出去，没等黄楚接住他已松手，简历飘飘荡荡地落在地上。

“谢谢，我再次确定我的选择是正确的。”黄楚弯腰捡简历时，一只白嫩小手已经把简历向他递来，是那个年轻女孩，黄楚向她真诚地笑笑，转身大步走开。

身后是脸色铁青的中年男人和笑容迷人的女孩，还有几双追逐着他高大背影的钦佩眼神。

黄楚知道这样做可能失去一次工作机会，虽然这个机会微乎其微，但他宁愿不要。如果以后在这样的人手下做事，那还不如现在洒脱地走。一个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也不配得到别人的尊重。张静，你说我应该改变，你说这不再是洒脱是傻瓜，可改变真的那么容易吗？你想变就变，可我变不了。

想起张静，黄楚的好心情瞬间消失。

## 2

洗手间里，黄楚一捧捧把冰凉的水往脸上泼，等到心中那份疼痛渐渐缓解，才用纸巾擦干脸，用手把头发向上拢了拢。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说，黄楚，振作起来，张静不要你，是她没有发展性眼光，李嘉诚还是摆地摊发家的呢，你比他起点高多了。你是人才，没有什么是你做不到的，你和超人比只是把内裤穿在了里面。

“小伙子，你没事吧？”旁边一位戴眼镜的大叔看到黄楚对着镜子自言自语，以为他找工作受的打击太多精神分裂了，关心地问道。

“谢谢，我没事。”黄楚对着眼镜大叔真诚地笑笑，他是一个感性的人，脆弱的心灵不经意间就会被感动。在这个笑只有你一人在笑，哭时全世界对着你哭的钢筋混凝土城市，有个陌生人关心，虽然只是一声问候，已足够在黄楚久旱的心灵稻田下一阵甘雨。

黄楚再次深情地看了看镜子中的自己，提着包大步迈出洗手间。在感情上懦弱，并不代表在其他的事上优柔寡断，那不是黄楚的风格。

招聘现场现在只剩下一家广告公司了,名字叫新创,黄楚现在正在一个角落观察那家公司的招聘情况。

新创广告的招聘现场现在有十几个人在旁边等着面试,负责招聘的是两个女的,一个年纪大些,三十岁左右,身材娇小,五官精致,典型的南方女人,她是主考官,由她向面试者出题。另一个戴眼镜的女孩比较年轻,脸上还长着青春痘,看起来是助手,专门负责收集面试者的资料,并做些记录。

新创的招聘进度很慢,问答、查证件、查资料,每个人需要十几分钟,长的需要半个多小时,主考官微笑着提问,面试者如沐春风,不知不觉放下紧张的心理,展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当新创的摊位前再没有一个人前去面试时,已经十二点多了,黄楚在一个角落等了两个多小时。

黄楚是故意等到现在的,面试最重要的是能给主考官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才华是一方面,面试的时间把握也是一方面,要么你是第一个去,要么你是最后一个去。其他时间人太多,容易让主考官视觉疲劳和记忆疲劳,再认真的主考官也不可能记住每一个人。

黄楚解下了领带,整了整衬衣领子,微笑着向新创广告的招聘摊位走去。

“您好,请问我可以坐下来吗?”黄楚把简历递到主考官面前,温柔地问道。他知道,任何时候对女人温柔都不是一件坏事。

“当然。”主考官双手接过黄楚的简历放在桌子上,并不急着看,饶有兴致地和助手一起打量着黄楚,笑容怪异,却又有一份可爱。

黄楚在学校做过学生干部,主持过大型晚会,能在上千人注视下谈笑风生。这一刻,在两个女人的注视下,他竟然紧张了。

这好像和前面的应聘方式不一样,难道她们是在等我做自我介绍?嗯,肯定是这样。黄楚轻轻清了清嗓子,准备把自己构思了一整天的个性简介展示给她们。

“我叫黄楚,炎黄子孙的黄……”

“我知道。”

“我应聘贵公司的策划一职。”

“我知道。”

“我……”





“你被录取了。”

“什么？”黄楚偷偷地掐了一把大腿，好痛。

“我说，你被录取了。”主考官笑着再次重复。

“为什么？”难道是因为我长得帅？黄楚自恋地想。

美女主考官收敛起笑容，郑重地看着黄楚说道：“你在对面广告公司的表现我都看到了，你谦虚却不谦卑，谨慎却不失年轻人的冲劲。那边主管问你为何离开原来的公司，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暗藏凶机，离开公司无非有两种原因，要么是自己有不对之处，要么就是公司的错。你如果回答公司的种种不是，你会被任何公司拒之门外，谁能保证你不会在下次离开时说出同样的话？如果说是自己的错更不行，谁敢保证你在另一个公司不会犯同样的错？拒绝回答其实就是最好的回答，可以看出你很机智。

策划这个职业思维要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做的方案既要可行，又要新颖。对方对你态度越恶劣，你越发的礼貌恭敬，两者一比较，他的恶劣更加恶劣，你的礼貌也更加礼貌。

你礼貌地要回简历，更是狠狠地扇了对方一耳光，和他比，你杀人无血。”

美女主考官喝了口水继续说道：“据我所知，整个招聘会只有两家广告公司，你九点多就应聘过其中一家，直到现在十二点多才到我这边来，证明你在一边观察了我们三个小时，等到最后一个来，既能让我们记忆深刻，又能看清我们的弱点准备杀手锏，我猜的对吗？”

“你把这场应聘策划得很完美。”

这一刻，黄楚有种全身赤裸裸的感觉。

“其实，在你向这边走来时，就已经被录取了。”

“谢谢。”

“这是你的薪水，如果满意，明天九点你可以去公司报到了。”主考官说着在纸上写了个让黄楚心动不已的数字，黄楚忙不迭地点头。满意，实在是太满意了。

“好，这是报到单，上面有公司的地址和电话。我是新创的总经理石沁，黄楚，欢迎你的加入。”美女主考官站起身向黄楚伸出手。

黄楚昏昏噩噩地走出人才市场。

这太TM刺激了。

G市的天气变化极快，这一刻烈日当头，说不定下一刻已大雨滂沱，所以熟悉天气习性的人每天出门都会带把伞。天气闷热，黄楚又没有带伞的习惯，只能把西装外套脱下来抓在手上，快速地向公交车站走去。大脑还没从兴奋状态苏醒，一路上撞了不少人，收获一大箩筐经典国骂。

黄楚早餐只吃了两个馒头，现在都一点多了还没吃午饭，肚子催了好几次了。本想就在附近吃点，可想到这市中心的物价和钱包里的几张零钞，还是决定坚持到家下面条。

“黄楚。”有人拍着他的肩膀喊他的名字，应该不是认错人。

黄楚转过身，看清拍他的女人是谁的短短几秒内，脸部表情精彩绝伦。

如果问他活了二十三年最讨厌的女人是谁，他会首选韩玲，因为这个女人用身体抢了他的饭碗。所以，看到拍他的人是韩玲时脸色发黑，眼睛也眯成一条缝。但想到就是因为这个女人把自己挤走，自己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拿到更高的工资，又眉开眼笑起来。突然觉得这副表情也不好，怎么着自己现在应该和她是仇人，自己还笑得这么灿烂，一脸贱相，肯定会被人当作神经病，脸色又冷酷起来。

“什么事？”黄楚调整好面部表情，冷冷地问。

“我想向你说声对不起。”韩玲楚楚可怜道。

“不用了。”

“请你吃饭向你赔礼道歉，好吗？”

“好。”谁说不食嗟来之食来着？他饿了什么食都吃，再说这是别人主动邀请的，不掉份儿。韩玲解释不解释无所谓，狠狠地宰她一顿最实在，黄楚不是个习惯吃亏的人。

黄楚转变太快，让韩玲把到嘴边的说辞硬咽下去。

“帅哥，跟我来。”

洞庭湖湘菜在G市是家中档饭店，装修以木饰为主，高贵典雅，静谧幽静。

两人找了张靠窗的小包厢坐下，已有服务员送来碗筷茶水。

“这里是不是太贵了？”黄楚小声问道。

“没事，尽管点吧。”韩玲大方地说道。





“韩姐，那我就不客气了。”黄楚挥手招来服务员，“来了洞庭湖不能不吃鱼，来个双王鱼头，还有这个龙锅极品鸳鸯肉是他们的招牌菜，不能不要。嗯，记下这个……还有这个……再来盘虾吧，我唯一喜欢吃的海鲜。嗯，来到这儿不能不学会喝汤，咱们也入乡随俗一次，什么汤是你们的特色，来一例吧！”

“我这些就够了，韩姐你看还要些什么？”黄楚大方地把菜单递给韩玲。

韩玲笑着加了个烧青菜。

“你很恨我吧？”韩玲笑着问低下头假装喝茶的黄楚。

“吃完这顿饭就不恨了。”

“扑哧”，韩玲笑得花枝乱颤：“你怎么还像个孩子呀？”

不一会儿，菜依次送上。

黄楚觉得菜的味道非常好，汤的味道也非常好，就连一口没劲的米饭闻起来都特别香——不用自己掏钱的东西，黄楚都觉得好。

这顿饭吃得极其融洽，黄楚妙语连珠，韩玲配合地大笑、微笑、娇笑、媚笑，服务员肯定以为他们是一对幸福的情侣。

有一瞬间的宁静，“想听听我的故事吗？”韩玲声音低沉沙哑地问。

“如果说那是欺骗你，每个人都有好奇心。”

韩玲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等抬起头时已经满眼泪水。

“好饱呀，我们走吧？”黄楚一看情况不对就想开溜。

韩玲一把抓住他的手：“听听我的故事好吗？求你。我从来没有给别人讲过，父母不敢讲，朋友不能讲，都藏在心里，越积越多。我憋得好难受。”

“好，你讲，我听着。”黄楚坐了下来，她也是一个可怜的女人。

“我想喝酒。”

“好。”

“我属于早恋，高中时就交了一个校外的男朋友，他是个混混，也是个人渣。很多人对我说他的坏，可我不在乎，我只知道他对我好，我喜欢和他在一起。他也答应过我会改，会努力工作赚钱，等我上完学我们就结婚。”

“可想而知，我上了一所三流大学。这时，他回来了，他给我说外面是如何如何地好，说不上学也能赚到钱，让我跟他一起走，他说那样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给父母留了封信就跟他去了东莞。”

“他把我带到一家理发店，说我们就住在这里。我乐呵呵地答应，去收拾那间



只有一张床的小屋。这就是我们的新房了，我要把它布置得漂亮些。晚上进来的不是他而是一个陌生的面孔，我大声地喊叫。可没有一个人进来救我。当那个男人满足地从我身体上下去时，我哭了一个晚上。我才知道我被骗了。”

韩玲已泣不成声，只是一杯杯地喝着酒。黄楚突然想起张静，也一杯杯地跟着喝，他们都是可怜的人。

“我逃了出来，凌晨二点多，一个人跑到高速公路上，有辆车在我身边停下，下来一个男人，我上了他的车，也上了他的床。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是做什么的，只是在他来之前把自己洗干净在床上等他，半年后，他递给我一张卡说，你可以走了。”

“我拿着那张卡哭了半天，又笑了半天。我哭因为我又无处可去，我笑是因为我知道了原来我的身体可以卖钱，可以换来我需要的东西，还有生存。”

“黄楚，你知道吗？我对你心怀愧疚，对所有被我伤害的人心怀愧疚，可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韩玲趴在桌子上呜呜地哭起来，正当黄楚正在想如何安慰时哭声自己停止了，黄楚推了推韩玲，没有反应，她竟然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把韩玲丢在自己的床上后黄楚感叹不已，一个月内竟然有两个醉酒女人躺在这张床上，而且都如此陌生。

这年头得到一个女人的心很难，可得到一个女人的身体却是如此容易。

人生处处充满意外，黄楚正低着头冲洗头上的泡沫，一个赤裸的身体从后面抱住了他的腰，此时，黄楚身上一丝不挂。

他洗澡时没有关门，也没法关，门的锁坏好久了。他进来时还特意看了躺在床上的韩玲一眼，她正轻轻地打呼，黄楚才放心地脱下了全身的衣服。

“韩姐，你醉了，去睡吧。”

“弟弟……”背后激烈喘息的声音。

“韩姐，别让我看不起你。”黄楚挣脱她的怀抱，拿条干净毛巾围着重要部位走了出去，再也不看她一眼。

身后是哗哗的水声，还有女人的哭声。

“我们都是寂寞的人，我堕入地狱，而你会进入天堂，刚才，对不起。”

当门传来“呼”的声响后，刚才还熟睡的黄楚睁开了眼睛。

女人，哪一张才是你真实的脸？

